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八

講章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
是非之心知也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

這是孟子書中告子篇說人心都有仁義禮知之理
但人自不思的意思凡人心傷的切便叫做惻痛的
深便叫做隱羞是自家有不是處害羞惡是別人有
不是處嫌惡他外貌不敢怠慢便是恭中心不敢怠
慢便是敬是知其善以為是非惡其惡以為非由是

從也鑠是將火來銷金從外面化到裏面的意思固是實也弗是不也孟子說當初天地生人只是箇字人雖有千萬同一箇心千萬人的心同一箇理此理即是仁義禮智當其在人心中未發的時節渾然全具無形象可見及至外邊遇著事來耳聞目見隨感隨應如乍見一箇赤子偶然落在井裏心上便自然惻隱憐憫的意思這是仁之理發見了又如那行路的人乞丐的人飢渴之際死生所係若呵斥之蹴踏之與他飲食喫他也不肯用雖貧雖賤呵心上自然有箇羞惡的意思這是義之理發見了又如凡人

過宗廟之時心上便知此乃尊嚴之地惕然加敬過朝廷之時心上便知此乃君位所在勃然變色非是矯揉也自然恭敬這便體之理發見了又如見人有善處便說他是見人有不善處便說他非是是非非皆出於自然非有恩讎於其間這便是知之理發見了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性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因其情之發纔可以知其性之存正如那水之出源自內而達外非如火之鑠金從外以至內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而得之豈可以勉強造作而為之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實有的我之所以得於天原來有的

但後來人生既長了資質有賢有愚氣稟有清有濁
私意交蔽於前心中糊塗了始離的遠了故墨翟能
賊吾仁揚朱能塞吾義夷之能廢吾禮白圭能擊吾
知皆由其不思而求之之故今有人於此一旦之間
反身而求專心致志孜孜不已念念不忘自慊隱之
心推而至於博施濟衆舉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
仁不可勝用矣自羞惡之心推而至於行一不義殺
一不幸得天下不為而義不可勝用矣自恭敬之心
推而至於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等級天地以合
鬼神以順萬物以理而禮不可勝用矣自是非之心

推而至於好直惡枉進賢去佞如鑑之照物美惡莫
逃而知不可勝用矣凡此皆自尋思中來苦置之度
外與已不相干則何以能擴充許多道理則思之功
效豈不大哉臣嘗論之孟子此章書緊關在仁義禮
智四字上這四件在天為四時春為仁夏為禮秋為
義冬為知在地為五行木為仁火為禮金為義水為
知在人為五常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
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知不特此也宇宙
之廣政事之繁人物之夥莫非此理之所寓唐堯虞
舜以此理而帝天下商湯周武以此理而王天下皋

夔稷契以此理而相天下，五伯敷此理而伯天下，周公以此理而師天下，漢唐宋元之君，猶此理以君天下，其餘周程張朱，教養者由明此理以維持天下，然則自古以來，豈有舍此理而能為治者耶？雖然是理，不以聖賢而加多，不以古今而或少，第一却要思，堯舜周孔四聖人，不待乎思，湯武而下，不能不藉乎思，思到那至極處，不獨通乎微，能通乎神明，故曰思者，作聖之本，豈兼信、義、禮、智、仁、勇、六德而後，惟皇上心天地陰陽之化身，爰倫綱常之道，為邦之所觀，瞻四方之所取法，世已平矣，臣願陛下視之，猶若未平，或退朝之暇，

或燕寢之餘，一念之仁，足以養萬民，一念之義，足以正萬民，一念之禮，足以節萬民，一念之知，足以燭萬民，懋至德，感應之功，致太平無象之治，海宇臣民，端有望於茲辰，愚何幸身親見之。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萬物之理，皆具於吾身而行之，有自然勉然的意思，萬物不是指形跡，是指萬物之理而言，備是全備，孟子說當初萬物之生，本同一氣，所以生一物，即有一物之理，那萬物之生，又各有其

理總而言之天的道理不過是陰與陽地的道理不過是柔與剛人的道理不過是仁與義分而言之日東月西星辰羅列雨露霜濡在天之物各有箇理水流山峙鸞魚飛躍草木生息在地之物也各有箇理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兄友弟恭夫和妻柔近而一身遠而家國天下小而動靜云爲大而禮樂刑政在人之物又莫不各有箇理此理充塞乎宇宙之間千條萬緒不同然究其所以都具於吾生性裏面無一毫欠缺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猶言檢身誠是直實不虛假的意思孟子又說萬物之理皆備於吾身人

能反求諸己見得此理徹頭徹尾都是實有的躰認得既真了然後動作之間不待勉強自然在義理中行所以步步有樂處且以君父言之譬如點檢自家身上我事奉人君真箇能盡了忠事奉父母真箇能盡了孝果然這等呵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不孤負了一生天下的樂事豈有大於此者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是勉強恕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孟子又說反身而誠則心中無私便是仁了倘或未會到那真實無妄的地位則是猶有私意間隔道理未曾純全故當凡事勉強而行將自己的心比別人的心譬如

我愛的別人也愛我却推已及人使人均有此愛我
嫌的別人也嫌我却不可以我所嫌的加之於人設
使愛惡少有偏處非怨也又欲不願上面人無禮於
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不以無禮使之不願下面人
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不以不忠事之設願
欲少有不同非怨也以至一應事務都依這怨的道
理把捉推行將去將見心中自然公平道理自然純
熟仁道也不遠了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臣載考
孟軻氏此章之言俱可為法至論誠之一字尤為緊
要實自古君臣制治保邦之本也誠則治偽則亂誠

則又偽則不能久理也亦其勢也黃虞盛時以聖佐
聖君以誠御下臣以誠事上是故都俞吁咈皆實訓
交相責難皆實德發號施令皆實政覆被于天下萬
世皆實惠在上者樂天之樂在下者樂人之樂世有
風動之休民蒙至治之澤皆由君臣務實所以能至
此極也下迄炎漢李唐以來上之待下未必盡誠下
之事上未必盡忠且如多欲如漢武而齊人遂得以
詐售假仁如太宗而死囚遂得以偽全水旱不聞而
稱大有年移囚外舍而稱囹圄空諫諍路絕則曰無
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野無遺賢徒切虛名務基實

禍是以當時治則謂之小康否則謂之大亂皆由君
臣作偽之所致也以此看來誠偽治亂久近之分槩
可見矣恭惟 皇上躬履執中之道懋隆待下之誠
心與理一治與道俱誠以奉 天則風雨以時而應
誠以法 祖則憲章於是乎遵誠以事神則鬼神由
是而享誠以仁民則億兆由是而安天下之道可以
一言而盡化育之妙可以此理而知紹黃虞至治於
千載壽 祖宗洪業於萬年彼漢唐者何足齒也天
下臣民不勝忻戴之至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
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 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者也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世間人品大槩有四樣不同的
意思容是寬容孟子說自古以來有一代之興必有
一代之臣那歷代為臣的中間好的固多不好的也
不少有一等叫做佞臣他存心不端不以直道事奉
人君專一阿諛諂佞順從上意不管事之可否也不
管下人過的過不的只要姑容了他的身便能或者
人君於聲色遊樂等事還未曾說出來他便先意

逢迎開啓其端縱諛其事只要取人君一時的喜懼
此乃鄙夫之事妾婦之道所以說有事君人者事是
君則為容悅者也社是五土之神稷是五穀之神人
非土不生非穀不食所以自古人君有天下國家先
立社稷之神以為主大段是指天下而言孟子說又
有一等叫做安社稷的臣他身居大臣之位止知有
朝廷不知有其家止知有人君不知有其身心念
念只要保安社稷如一時間天有災異他便真心懇
切勸人君脩德務要使天變都消滅了又如國有禍
難他便不顧死生批肝露膽務要將禍難都平安了

這大臣惟以安社稷為心也如那小人務悅其君心
拳拳於此而不忘所以說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
為悅者也民是不做官的人以其全盡天理故謂之
天民孟子又說有一等渾全天理的人他不肯輕易
出來仕宦必思量上得君心下得民心忖度自家所
學的道理真箇可以行於天下然後出來做官若不
如此縱然人不知道終身白衣在山林之下他也不
悔所以說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大人是有大德的人物是指君民而言孟子說又有
一等大人他平素道全德備自然而然而不須勉強舉

天下人都高不過他雖不屑屑然規正其君為君的見了他那盛德容貌自然恭敬收斂後正道上行不敢有邪心他雖不諄諄然化導其民為民的思想其教化風采自然興起善心從道理上行不敢去為惡所以說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臣嘗論之這四等人為頭是說佞臣其次說安社稷的臣又其次說有道德的臣又其次說聖臣佞臣是小人代代有之社稷之臣是好人自漢而下一代不過數箇至於天民大人則求之于三代之上三代而下少見其人如周公達而上能使天下文明孔子窮而在下能使萬

世文明二人可以當的大人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遇成湯得以行其道太公釣於渭水之濱遇文王得以行其道此二人可以當的天民又如漢之周勃能安劉氏之社稷唐之狄仁傑能撥亂而反之正此二人可以當的社稷之臣又如孔光之阿諛許敬宗之奸邪此二人乃是容悅之臣夫天民大人世固不可多得得社稷之臣而用之斯可矣雖然用人是天下第一件難事朝廷若得數箇安社稷的好人用了治天下還有不足處若只用一箇奸佞小人壞天下而有餘如何一箇小人便能壞得天下蓋小人既當道凡

所引用的都是朋黨日久了徧滿了各衙門欲天下之不壞不可得也如何用數箇好人治天下還不足蓋好人難進而易退人君用他不專他也便退了疑他有私他也便退了中間又參之以小人掣肘他訥諉他他也便退了若一箇好人退了其餘的正人君子都見幾望風而退如此要治道隆盛天下太平也不可不得君子小人是如此至於用舍之際又在乎人君轉移之間如何耳假如知道某人是君子便并用他不要致疑知道某人是小人便黜退他也不要致疑這等呵朝廷的事務自然辦了可以高枕而無虞

是以宋朝有一箇賢宰相富弼曾上章與英宗說道臣觀自古帝王都無職事所勞惟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此乃萬世之名言伏惟 聖明留意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也君子不謂命也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人的氣稟不齊君子要當盡心的意思賢者的者字當作否字是指不賢的人說命是人稟的氣質性是天賦予人的道理君子是通指聖賢而言子思子說仁主於愛愛之理莫先於父子為

父的慈為子的孝這便是仁之於父子義主於敬敬之理莫先於君臣君位乎上臣位乎下其分截然而不可犯這便是義之於君臣禮主於恭賓主相見進退升降自有節文這便是禮之於賓主智主於明人有賢的有愚的自有箇分別這便是智之於賢否聖人之心無些私意其於天道渾然為一這便是聖人之於天道以上這五者蓋因人稟的氣厚而清所以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天道件件都能盡其理所謂命也假如瞽瞍為父日以殺舜為事父子之間也有不仁的商紂為君拘囚文王於羑里君臣之間也有

不義的陽貨變望孔子先使人看了孔子不在家然後纔往拜之賓主也有無禮的晏嬰平日最是有知的人而不知跽賢否也有不分的成湯武王雖號稱聖人未免由有意至於無意由勉強至於自然天道也有不合的以上這五者蓋因人稟的氣薄而濁所以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天道件件都未能盡其理這箇也叫做命雖然人所稟之命固有厚薄清濁不同至於上天賦於人而為性的道理人人都一般無一箇不同君子於此仁義禮智天道若有一件不到處務要盡心窮究到那是處然後躡貼在身上躬行

實踐必使父子要仁君臣要義賓主要禮賢否要哲
天道要合著未嘗說這是命稟所拘便不去用力故
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臣嘗論之這一章書緊要
在天道二字上天道即是仁義禮智非仁義禮智之
外別有所謂天道非必拘拘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
之間如有容為仁有執為義有敬為禮有別為知此
亦天道也除殘為仁制事為義接下為禮好察為知
此亦天道也賞以春夏罰以秋冬此亦天道也天下
之理無往而非天道古之明王曰欽崇天道曰奉若
天道曰顧諟明命曰恭行天罰何莫而非此天道之

所推邪宋儒真德秀謂天道昭明人君出入往來之
頃優游曠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非必待變異
失常而後知警戒以順乎天順乎天道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天下太平逆乎天道災害存至禍亂存興生
民不寧一順一逆只在乎人君一念轉移之間耳此
理斷斷不爽伏惟 聖明留意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這是中庸第十三章子思論忠恕的道理大凡人着
實盡心無有虧欠便是忠若十分中九分着實一分
不實便是不忠凡人知道自己要如此人必然要如

此人我之間願欲要均平便是恕若自擇便利不管別人便不是恕這箇違字非違背的違字解做去字道是當然的道理如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兄弟恭之類是也子思說當初上天生人就將道理來賦在人身上一謂之性後來人能率循其性之自然謂之道這道理本只在日用常行之間但衆人多忽略了反去務那高遠難行的事所以去道一發遠了且道中間仁之理爲首以己之心自然及物便是仁下此一等若能盡了自家的心又去勉強推以及人使人也如我一般無彼此爾汝分別這等雖到不得仁去那

仁的地步也不遠了所以說忠恕違道不遠勿是禁止的意思子思又說爲人常將自己的心忖度他人的心未嘗有不同處以在官言之如上人不禮於我下民不信於我都是不願的我却推此心不敢以無禮待其民也不敢以不忠事其上這便是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又以在家言之如親不慈於我子不孝於我也都是不願的我却推此心不敢以不慈待其子也不敢以不孝事其親這也是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不但此二事子思以此忠恕之事爲言則道之不遠於人可見矣臣嘗論之忠恕二字可

以通行乎上下有一人之忠恕有一家之忠恕有一國之忠恕有天下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有賢人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等而上之天地也有箇忠恕且如天地以陰陽二氣循環無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破晝今而古古而今皆是實理流行無一息停止此天地之忠也又如萬物稟陰陽以生人人都有箇耳目口鼻都有箇人的道理鳥獸草木都各有箇模樣各有箇物的道理人與物非是天上件件刻而雕之大槩普徧生來自然是如此此天地之恕也在昔聖帝明王仰觀天文俯

察地理乃躰天地之忠恕而為自己之忠恕法乾之高明符坤之博厚極天下之至誠而無偽本天下之至公而無私竭其心思惟仁義是行端其主宰為中和是建凡有關於治體有切於民生者無不盡心此帝王之忠也是故以天下為一家視萬民猶一體百姓每所欲的與之聚百姓每所惡的不肯施長長幼幼天下之民皆得其所生生息息天下之物瘳遂其生此帝王之恕也帝王之恕如此原其所以皆自心中推將出來若先無忠恕何由行是以聖人賢人有自然勉然之分惟在乎推與不推之間善乎朱儒程

子嘗說道若人君將怨心推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
蕃盛若推不去時則天地閉賢人隱此雖先賢一時
的言語實萬世人君治天下之要道也伏惟
聖明留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泥
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
成章不達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道有本原學有次序的意思術
是方法濶是波濶容是容受孟子說我觀那聖人的
道理有體有用體無不同用各不同明顯處有此理

細微處也有此理事至物來隨感隨應其出無窮聖
人之道何以能此由其有本故也譬如水一般善觀
水的人他有箇方法不去那平坦常流處看只去水
流湍急周迴旋轉波濶洶湧處觀看便見得源頭深
長所以水勢來的猛利不然接續不得朝滿夕已除
了水源之有本如此又如日月一般善觀日月的人
他也有箇方法不去那大地照臨處看只去那牆縫
一線之微芥子一孔之小但容的下光明處這日月
必然照的到於這等去處觀看便見日爲至陽之精
月爲至陰之精所以無幽不燭不然近處照得遠處

照不得了日月明之有本如此故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盈是滿也科是坎坑君子指學者而言章是文章著見於外的意思成章是做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直箇做的孝成忠直箇做的忠成不是半上落下的所以教做成章達是通達孟子又說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如此學者必要循序漸進乃可譬如地上水流先盈滿了這一箇坎坑然後進到那一箇坑坎裏面一節一節向前無阻纔可以通行流將去決無箇駕空越過的理以比喻君子之人有志於聖人之道也要有序如近者小者做

得成了纔以次及於遠者大者意既誠了心既正了身既脩了然後達之於齊家達之於治國達之於平天下決無箇一蹴就到極處的理故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臣嘗通是章而論之前一段是說道後一段是說學人必學纔知道道必待學而後明先儒說天地惟有那道理最大未曾有天地時先有此理既有了天地天地有天地的理萬民有萬民的理萬物有萬物的理若無此理孰知其爲天孰知其爲地孰知其爲人與物如人君一身至尊無對至富無倫四方萬國之所奉

承全是這道理張主著其餘天下之人父父子子兄弟弟相生相養各安其分也是賴有此理世間若無這道理都亂做一片成不得了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其然汲汲於明道如商之成湯日新又新此道也高宗學于其盤學此道也周之武王既得了天下就訪洪範於箕子訪此道也武王緝熙光明緝熙此道也漢之武帝表章六經表章此道也光武通尚書大義通此道也唐之太宗與十八學士討論古今討論此道也憲帝留意典墳留意此道也宋之太宗退朝之暇以觀書為樂樂此道也理宗信任儒臣信此道也

至於元朝胡人入主中國人倫不明道學幾乎息矣幸而天生我太祖高皇帝主宰天下盡掃胡元之汗俗復還華夏之淳風大道昭明乾坤再造列聖相承善繼善述文明之世追配隆古洪惟皇上尊臨宸極身斯道而心斯道御講經筵始此學而終此學俾近接祖宗正道之傳遠邁帝王好學之盛三綱五常之理如日月之麗天仁義教化之澤如江河之潤地皇極臣民相與保守斯道維持斯世太平萬萬年常如今日臣祝望之心無任拳拳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

者有達財者有谷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聖人教人各因其材的意思君子是指聖人說時兩是及時的好兩私是私竊善莫善淑艾是治也孟子說我觀聖人教人的心無親疎彼此只是人生的有賢愚不齊所以教法演做五等為頭一等人品是平日造理的工夫已到好處了但未知道箇一字聖人於他那將得未得的時候却把至當歸一的道理點破他他便豁然貫通更不費力遂造到妙處譬如草木之生栽培種植人力已至一

且遇著及時的甘雨那生意津津然向上發旺其化神速如孔門弟子顏淵學力已至聖人告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為仁他便直以為己任而不辭曾參真積力久聖人告以吾道只是一理貫通萬事他就能默契其旨這是有如時雨化之者第二樣人品是天資純全有德有行的如孔門弟子冉伯牛閔子騫聖人因他有德一發開啓成就他所以此二人列在德行科裏面這是有成德者第三樣人品是天資明敏有治事之材或管得軍或管得民如孔門弟子仲由端木賜聖人因他有材一發疏通充廣他所以此三

人列在政事科裏面這是有連材者第四樣人品既無德可稱又無材可取但因其問某事某事應答他引誘他使之向前進入於道如孔門弟子樊遲粗鄙近利他問老農老圃聖人初始拒絕之及至問仁聖人告以能愛人便是仁問知聖人告以能知人便是知樊遲遂自家感發造到七十二賢之數這是有答問者第五樣人品不減似前四樣但人或是在遠方或生不同時不能及門受業譬如孔子生於周末孟子生於春秋戰國之時相去百有餘年不得面傳口授但聞得嘉言善行私自竊取將來以脩治其身此亦

聖人餘澤之所及嘗說我不得為孔子徒弟我但竊其言以善治其身這是有私淑艾者以上這五等有大小淺近深遠先後之不同大抵皆是聖人因其才而施教所以又申言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臣嘗論之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帝王無棄才天地之間萬物之生美者惡者萬有不同然而同此日月之照臨同此風雷之鼓動同此雨露之霑濡無一物不遂其生養所謂天地無棄物也聖人教人之法上等人以上等事理告他中等人以中等的事理告他下等人以淺近的事理告他雖鄙夫有問無不盡心教

詔亦如天地曲成萬物一般所謂聖人無棄人也聖
帝明王之御世最緊要的是用人才德大的著他做
大官才德次的著他做次等官至於才優於德德優
才的也量授以官不求備於一夫不拘拘於一途但
有一能一藝的皆在錄用所謂帝王無棄才也夫惟
聖帝明王無有遺棄了的賢才是以世升大猷民躋
熙皞能參天地之化育者職此之故恭惟 皇上居
君師之位任治教之責 聖政日隆 聖化日廣以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而閭閻少頑梗之輩以天下無
不可爲之事而政務少曠廢之虞以天下無不可用
之賢而滄海少遺珠之嘆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大道
並行而不相悖則 聖明之所以大實天地之所以
大而君子之所教固在其中矣斯世臣民何幸親逢
其盛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這一本書是中庸孔夫子的孫子思做的爲頭發此
性道教三言所以明道理的本原出於上天不可改
易的意思命是命令恰似分付一般性即理也子思
說上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就
付予了聖人有此理愚人也有此理賢的具此理不

肖的也具此理不但衆人有此理凡天地間一禽一獸一草一木也都各有箇理此理不待外求皆從上天命令將來與生俱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是循也即隨順的意思道如大路一般子思又說人有人的性物有物的性人物各有其性則其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如循其人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是這道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義以至於敬上尊賢也是這道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有箇節文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有箇分別都是這當行的道理不但人至於禽獸草木之生氣

稟雖偏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也都各循其性如犢鳥獸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如循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此此類莫不各有箇自然的道理故曰率性之謂道修是品節的意思教是聖人治天下的法則子思又說性道雖同而氣稟有清濁厚薄不同故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幸而聖人者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防範之以立教於天下如為父當慈為子當孝這是父子之道然慈或過於溺愛孝或陷於不義多有不中節處聖人則為之裁制使父慈子孝務要中節又如為君當

仁為臣當敬這是君臣之道然仁或過於姑息敬或至於阿順多有不適中處聖人則為之品節使君仁臣敬務要適中以至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聖人不但於人如此於凡物皆有箇品節如驅虎豹惡獸不許在平地昆蟲未熟不許用火田畝網不許入池塘恐絕了物之生草木未零落不許伐木恐傷了物之性裁成輔相搏節愛養使萬物都各得其所故曰修道之謂教子思以此三言為一書之綱領其發明斯道可謂至矣臣嘗通古今而論之只一箇道字該盡了夫自天地以至於萬物只是此道自盤古以

至於今日也只是此道舉六合之大此道無乎不有雖一芥之小此道無乎不在虞夏商周之聖君漢唐宋之賢君依著這道理所以天下治桀紂幽厲之虐主漢唐宋之庸主不依著這道理行所以天下亂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兩句是自然的理不待說了惟修道之謂教這一句言語從古聖人所行都從這裏流將出來且以禮言之如虞舜修五禮伯夷典三禮成周三百經禮三千曲禮漢唐宋因時損益以及我朝設禮部衙門專一管禮使尊卑貴賤名分等級截然而不紊這都是修道

又以前言之唐虞之時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成周五刑之屬三千之多漢唐宋因時損益以及我朝設刑部衙門專一掌刑使傷人害人為惡之徒都不能逃其罪這也是修道不特此也凡朝廷敬天法祖求賢圖治傳世垂後一切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等項都是修道之謂教子思這一句言看大槩來學遠於事情其實只在眼前最切最近易知易行朝廷今日治天下的道理都在此皇上接前代帝王道統之傳亦在此伏惟萬機之暇留意此書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凡為天下國家者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孔子來公問政的言語凡是總也為字解做治字經是常也孔子說道大凡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的道理這道理亘古今歷萬世改易不得又有次序紊亂不得故曰九經第一件是修身蓋人君一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必先要絕其念慮清其心源盛其衣服端其容貌非禮之事一步不行這便是修身既能修身則道成於已方

可爲天下的表率第一件是尊賢賢是有德行的人
人君要尊禮賢人必先專心一意屏去了說邪小人
遠女色賤實化具惟將有德的人來貴重這便是尊賢
既能尊賢則人才都願效用相與講明治道於理上
無所疑惑第三件是親親上一箇親字是親厚的意
思下一箇親字是朝廷的親屬人君於這本宗親
屬封他高爵使之貴與他厚祿使之富既富貴了其
餘婚姻等項又與之同其好惡這便是親親既能盡
親親之道則諸王伯叔兄弟都不怨了第四件是敬
大臣大臣是左右輔導的人以道事君不親細事人

君要優待他使官屬衆多足勾使令這便是敬大臣
既能敬大臣則信任專政務舉凡事都不糊塗了第
五件是體群臣群臣是各衙門小官人君於群臣相
去踈遠休戚都不相知必要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
先以忠信待之使他肯盡心報效又以重祿養之使
他無顧家之累這便是體群臣既能體群臣則百官
補報朝廷自不輕矣第六件是子庶民庶民是百姓
人君於天下百姓相去一發遠了休戚愈不可知必
要愛養他如父母之愛其子一般凡有益造役使他
要有箇時候地畝錢糧賦稅要薄些不要重了使貧

民無飢寒凍餒之憂這便是子庶民既能子庶民則百姓每都有飯喫有衣服穿自然相勸於善矣第七件是來百工百工是百樣的匠作技藝之人人君於這百工必要招徠他凡有造作器用等件每日去省驗按月去考試以觀其能否又給與飲食有箇上下等級必稱其事使那勤的上前勉力懶的不得濫叨了這便是來百工既能來百工則彼此有無得以相通士農工商得以相資而財用足矣第八件是柔遠人柔是寬柔的意思遠人是離了家鄉遠方來的使客人等人君於這遠人必要寬恤他回去時送他授以符節即如今印信路引到所在為照便是初來時迎他多與麥米糧柴草其中為善的與他官做不能的不強他這便是柔遠人既能柔遠人則天下的商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四方之人風聞來歸矣第九件是諸侯懷是恩德及他諸侯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人君於這諸侯必要懷之以恩其各國諸侯中間有絕了的與他續其後有滅了的與他封其國有作亂的與他整治使上下相安有危殆的替他扶持使大小相恤或諸侯自來朝見或使人來獻物定與他箇年限他進貢的東西雖少其筵宴賞賜都要

從厚這便是懷諸侯既能懷諸侯則人君之德所及者博人君之威所制者廣而天下畏懼矣治天下國家九件經常之道如此臣嘗考之中庸這一章書緊要只在修身二字上總而論之條目有九其大綱有三又將那三者合上來只是修身一件蓋故大臣體群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尊賢親親之本則又從修身來由身以及於家由家以及于國由國以及于天下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缺與大學八條目之言實相表裏人君為治之要道莫切於此宜乎孔子舉之以為哀

公告子思引之以為萬世帝王告也仰惟 皇上天生睿知道備中庸自春宮育德以及于 踐祚歷年滋久 聖學充積無非精研九經之理自昧爽臨朝以至于日昃萬幾之繁 乾剛獨斷無非施行九經之事教化大行威德廣被孔子之言雖不得大用於當時而實有驗於 今日斯世斯民不勝幸甚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進士題名記

惟成化戊戌春三月望 大廷策試天下貢士三百有五十既畢讀卷官進讀卷 御筆親定其高下賜曾彥等進士及第出身 皇恩至渥也諸士至榮也有司欽若彙典次第行之命臣某文其石于太學題諸士姓名于下方竊以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先民之論也三代士乃後模範而謂無文人何蓋當時有若臯陶伯益伊尹傅說周公召

公輩非無文也不以文論人其積於己者道大德宏見於事者仁至義盡發於言者氣正理直如風行水上曷嘗知文自然成文爾兩漢以下之士孳孳求肖急急立名惟躬之不逮終莫能企及樂經言乃復程式而謂無文法何益易繇文象春秋書事詩咏歌書禮別其偽非無法也不以文為法其布于冊者大訓張于世者大經律乎人者大法昭然如星辰森列曷嘗有意於法而法自在其中兩漢以下之文或淺近或偶儷惟理有未醇終莫能彷彿也楊雄漢文之尤庸夫耻美新之作韓愈

唐文之尤時儒有不精之譏矧其他可望乎天運循環迄我皇明若士若文重復乎古洪武初求賢詔曰賢士大夫幼學壯行克舜君民即三代之士也開科詔曰經旨通暢不尚文藻即六經之言也明詔頒示四方教育涵養深矣百十餘年幾四科所取士皆本躬行而不徒文所錄文皆本於理而不雕刻越在內服卿士越在外服牧守率簡自進士焉間有否者人弗歸重已亦形諸嘆恨也嗚呼進士其重矣哉茲者諸士占名高選思所以自重乎益思皇朝所以榮之之盛意乎飭躬究

理進進不已期必登三代之人物之堂不顯以文人
名期必探六經淵微之奧不顯以文法拘夫人文既
盛恢弘政化阜成海宇致今日皇極之世以接三
代之隆郁郁乎億萬年之光臣某之心也又以幸
諸士之嘉遇也於是乎記

揚州府重脩養濟院記

皇上踐祚之初百政一新軫念窮困之心尤懇懇
然故明詔之下首及之且令所司無俾乞食于市
大哉聖心即古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也
臣某因憶去歲侍讀春宮至書之無逸篇言文王

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遂及時數條天
顏豫悅雖不形諸言寔深有契於心臣某於斯有以

知 皇上真大有為之君可以登三邁五而漢唐宋
英君誼辟不足較也斯人之福何啻萬萬肆其初政
卻貢獻減財賦罷諸道鎮守官無非為民而以窮民
充民之微者故特加之意焉 皇上愛民之仁若此
其任事之臣體 皇上之心固有之矣然有行之而
不竟者有視為故常者深可惡也至以忠義自許
以蒼生為念假假焉特不阿不待啓之而仁以行不
伺激之而仁以著陝右王君公度一入而已君昔為

給事以誅奸臣功超擢都臺督理漕運大得江淮之
心及其既去人心若失慈母及今起人心若得慈母
君何以得此於人哉亦惟以仁而已君於可為之事
知無不為自淮以南南北數千里吏之墨吏有黠之事
之壅者通之民之離者合之法令大行輜車所至民
必焚香望拜天順矣未君巡至揚首以養濟院詢于
有司仍躬造其所舍宇歲久寢用圯壞且狹隘弗可
容衆君設法修復不勞於民葺石陶甃鳩材僦工木
斲而不加雕牆坊而不加飾前此屋止十三間今悉
撤其舊而新之凡增若干楹廣儲布帛粟米實其中

郡之鰥寡獨疲癯殘疾不能自全者皆兼收而並納
之復於大門外書養濟院三字於坊以示來者告成
之日歡聲四徹民用以康道路之間無復餓殍君之
功可謂大矣太守武邑王勤恐君之功不傳諸永因
訓導孫敏以公來京寓書具始末屬識其事夫古之
聖君賢相以天下為心則必均平天下以為愛譬言之
萬物育於覆載不容萌蘖之或傷血氣周流于體
不容指之或滯况以天下猶一家豈容一民之或失其
所哉 皇上能體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君能體
皇上愛民之仁且斯舉也舉於 明詔未下之前可

謂能分君之憂者矣可謂不待啓之激之而仁政自行者矣夫養濟者仁政也仁政既行則其仁聞必達于上將置諸左右而仁澤被于四海此諸公及蒼生之所望也噫安得今內而任事公卿外而郡邑小臣皆以仁民爲心如君者邪此某區區之望又無窮已其院興工於天順七年五月二日訖工於九月十八日

濟寧中新閘記

濟寧郡南河曰會通元人開以漕運者自濟寧分水閘至東曰臨清凡四百餘里久而淤塞國朝永樂初年詔大臣率民夫徃濬之其濟寧則引泗洗及祖

徠諸山谷水注焉以後通行不易然而官舸商舶鱗集麻擁于濟城之下在城天井二閘有不能容肆於二閘南穿越河可四里許更益以閘曰上新下新數十年來人雖為便然下新閘之上幾二百步舊有小水橋鐡石以岸中僅二丈餘上新閘之上有濟安橋中流石堆屹立篙工楫師至此皆駢臂束肩瞪目不敢前前此司運者不知其幾漠然以為秦越乃成化甲午秋平江伯合肥陳公志堅督運過此步自堤上相厥地勢詢知宿弊遂與都憲李公自得議曰斯橋斯堆弗夷斯舟弗良于行乃檄東臬憲副陳公某

卜吉倡屬具各畚揭列綆鋪撒其橋去其石堆披材輦
壤撥腐曝淤培高即卑疊石為趾琢石為柱覆石為
梁直上下新之中增一閘焉首事於乙未二月奏功
於四月既成名曰中新中新之上為拖橋一易濟安
為渡舟二於是水陸無滯往來之人咸稱曰快凡糜
錢十九萬四千餘夫丁千餘木石以數千計他百邑
之需以百計財因素畜民不告勞爰合是工曹主事儲
公明謂斯傑跡雖由衆力造端托始則實志堅不可
不刻文于河許以昭示永久因以言見徵夫自漢初
用蕭何計戶轉漕而有漕運之名自唐則天用李傑

為水陸發運使而有漕運之官歷代官設不一漕法
亦異而建都亦不同如漢漕仰於江淮宋漕仰於汴
元漕仰於會通衛路以其通於都時然而然也我國
家遷都于北蓋漕元人之漕者自永樂初年以迄于
今日此漕不易志堅大父恭襄父莊敏公調度經
營河道清肅餉運不卒之上裕國用下福生人至今
江浦臨清人為祠之碑之足以耀當世而芳千古矣
志堅心二公之心爵二公之爵事二公之事繼疏續
鑿以成此楹功天恩錫賚百世永譽則夫所以祠之
碑之將有甚於前矣傳曰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志堅有焉又口能守則固能因則大礎能無望於
嗣漕之後人於是乎記

衛輝府修建廟學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成命奄有萬方既戰
武功誕敷文教自京師以達天下郡邑固不建學立
師蓋致治之本在是也四宗相承有加無替今天
子在位十六載明詔屢下主其成學校是故師生有常
員教有常法又特設憲臣以督之士生今日何其
幸歟衛輝府學舊在城內東南隅建於元至元間
逮我朝洪武初實有繕治之者無非因舊已垂百

日就弊壞成化丙戌代郡趙公文博來守是邦謁祀
廟學大以摧厭土為懼慨然思一新之設法市材卜吉
鳩工首建大成殿從祀庶櫺星戟門明倫之堂授業
之室休退有所膳食有廬及籩豆琴瑟之器二具
舉戊子文安邢公表嗣文博為守乃即其所未成者
成之肖聖賢相凡百又四斲木為龕治鐵為鑪瓶章
施如制辛卯東魯徐君昌來莅教授事以請生燕息
之舍弊且少又以古尊經閣為兵燹所燬預節縮公
用得銀若干兩狀白于巡撫都御史張公垣提學副
使陳公選請修復之瑄俾同知張君謙董閣事選俾

表修諸生舍分遺以前銀表以所費當示此又令屬邑勸募富者出貲相助工乃成閣高凡四丈周十四丈八尺選更之曰敷教號舍舊四平間茲則倍之昌又以學之東北隅築土為臺建后土祠又以殿東隙地建文昌祠先是學宮未有門至是建立巍巍然計其工始于某年某月某日記于某年某月自是而後諸生相從登科不乏或謂由於改作得風水之妙此吾儒不道也昌具始末徵言紀其盛夫入君之致治本於道而道具於聖賢載於書學校者師生讀書造道之地也書之所載如太公望丹書

之戒甯武子亂邦之愚公叔之文史魚之直蘧伯玉之知端木賜之言語高柴之孝行八大賢者皆衛人也或自見於當時或親炙於聖人具於已形於言皆弗畔乎道若師生所素究者而其流風勝跡固素有以敬動乎鄉之後人苟能即鄉先賢以求夫聖人之所謂道即四書以求夫六籍百子之所謂書循循而進持之以誠而積之以久有弗至於道也吾弗信也豈時出用心能副我 國家以道治天下之意而於建學立師之舉為有光焉衛之良守貳郡博士不惜累歲締造之勞其亦有望于茲乎二三

子最之哉爰以茲言俾鏡諸石以告學者

鎮戎千戶所記

陝西於天下為雄藩臨戎控虜而中國之警自秦以來無虛歲其間制禦之術攘却之功隨時代為弱強可考見矣開城在平涼為屬邑北去縣治若干里其地衍沃肥厚而居人多事耕牧舊有城基尚存相傳以為范文正公禦李元昊諸砦堡之一紀志雖無徵要亦云然南有黑水口海刺都魏王城常州花馬池寧夏中衛其北則接西安州乾鹽池打刺赤靖虜衛周圍險曠數百里醜虜竊發往往至此亦實要害處

成化丙申巡撫右副都御史西蜀余公子俊建白欲設置千戶所守禦於其地事未舉以兵部大司馬召赴京越三年庚子右副都御史阮公勤為巡撫時整飭兵備按察司副使王繼以前事聞上以為然未幾繼陞山西憲使去而繼兵備者副使翟廷憲實相與共圖之方伯魯能憲使左鈺相與始終之於是因遺址循定制築壘焉甃瓦陶諸野木石採諸山兵民若干並力僭作晨夜罔倦工未就緒庭蕙下內艱去而副使孫逢吉乃始繼成焉城高凡三丈圍僅三里門止設其一易防守也千戶所置于街之中而又置

憲司行臺于所之東南隅公館倉場營舍皆以次而
 成之又設墩臺若干隨山就險以便瞭望以開城在
 宋屬鎮戎軍故仍擬其處曰鎮戎其經始自壬寅夏
 四月而告成之期則癸卯秋八月也阮公以城既修
 而邊有備不可不書乃乞文於某某嘗考宋史矣昔
 夏人為患茲土徃徃有可除之勢然機每至而宋不
 之省識者不能無憾焉方繼遷不臣勢猶未橫固宜
 一奮而搗其巢穴人心斯快宋不能然固矣若乃繼
 遷中流矢待死自度孤危將不免於宋取乃屬其子
 德明以歸宋為請豈得已哉當是時宜復合番漢之

衆而壓其境覆其入此機也而宋失之卒至元昊勢
 焰紛紛橫不可遏而寶元康定之間極矣其後元
 死諒祚幼弱政專外族當是時可行間設捐數千金
 誘其親密或許授節鉞以啖其部將使內自分亂乃
 引兵而促之可以得志此亦機也而宋失之卒至於
 終宋之世不能去或曰宋不敢有加於夏者以有契
 丹也是不然契丹嘗以党項故於夏有怨者累年
 是時使宋外假契丹而擁兵西向責以負息背約叛
 服不常不惟威夏而契丹亦有警言不知出此而乃
 復加冊封苟安目前嗚呼惜哉大抵宋之為國武不

勝其仁疑不知其斷而志不足以振其氣是以隱忍
養寇不耻盖宜矣君臣之間相與內修外防孜孜
求治而仁宗得以賢君稱亦可嘉哉若夫我國家
以武功定天下混一疆宇奄有其涼而戎虜不敢以
犯天討固非區區有宋者比然余以為為文正公經
略處故因以宋事言以見我朝廷之所以盛也

遂平縣重修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萬世一日也萬人一心
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在人身不能離
也人心具此五者之理不可以離也曩古聖帝明主

以治以教無非因人之身心固有者復其初而已矣
五皇天子賢於堯舜禹湯文武卓然為師於後帝王
者亦豈外於是哉是以時有升降道無升降鄭人
毀鄉校秦人燒詩書殆如日月之薄蝕初何損於道
也但藉之以傳遠者在乎人而防範人之身者在學校
從而作興振舉之者在長民者何如耳我太祖高
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既戢武功聿修文治神陶
金鑄用闡大猷乃洪武初首建太學于京師詔天下
府州縣皆立學置官弟子員盖謂致治之本在道道
必待人而後行今河南汝寧之遂平故春秋房子國

漢爲吳房縣後魏改爲遂寧元和中改遂平此邑
名之權輿也舊有學在縣治之東元季毀于兵國
初因舊一新歲久滋圯成化癸巳宜興王賓賜來知是
邑下車即謁先聖廟退而周覽學舍慨然嘆曰廟不
飭何以崇聖道學不修何以育賢才守令六事先
於此遂白于提學憲副陳公遣人市大材於湖山覓
良工于都會甃石丹碧必致充良者諸董率之吏必
擇充賢者賓賜往來程其功而勸相之先作大成殿
及兩廡肖賢聖像貌於中櫺星戟門神庫神厨特高
敞弘壯爲鄰邑最其明倫之堂授業之室師生燕息

之舍學門射圃饌庖各有所此外尊經有閣企德有
堂適興有樓困學有館以間計幾二百締構堅密規
制弘偉俾百年靡敝之餘一旦易而爲盛觀其功豈小
也哉不文之石後人孰知其所以肆具本末走書托
洗馬陸某徵言記之夫聖道之在天下豈以官室之
美藻繪之華而加損哉特以學者不如是則無以
擗觀感之間而發其慕道之善心云耳儒先君子
豈必學焉而後學而今之學者必學于而學者者蓋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身于斯心于斯朝經暮史耳聞視
自洒掃應對之節以培其初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以

要其極不泥於高遠不惑於他岐自是而達於文章
政事之間化民成俗復斯人固有之善復隆古爲之
治斯學者分內事也亦長民者之願也賓賜之意其
亦在是矣乎傳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請以是
言卒廟學之章

臨朐縣重修東鎮廟記

凡山之巍然高峙則其氣盛其氣盛則其神靈大而
五岳次而五鎮皆祭法之所當祭者東鎮沂山在青
州府臨朐縣南百十又五里周禮職方氏青州其山
鎮曰沂山即此又名東泰山漢郊祀志武帝設祠具

至東泰山卑不稱其聲但令禮官祠之不封焉歷代
致崇極於神威加以徽號若人鬼洪武三年我
祖高皇帝謂嶽鎮海瀆之神必皆受命于上帝非國
家封號之所可加於是俱以山水本名稱之如東鎮
則曰東鎮沂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即遣廷臣
祭告名正理直聖謨睿斷超越前古明足以服人之
心幽足以慰神之心一洗歷代瀆神亂經之弊而永可
以爲萬世之攸法也乃東鎮廟舊在沂山之麓廟貌
廢置不一皆不足以恆觀瞻成化二年冬巡撫山東
右副都御史晉陽原公來鎮是邦祗循德意務底輯

寧間出巡于列郡遂及茲縣晉謁祠下惟謹既退咨
嗟嘆息曰廟之弗飾何以安神靈是可後乎傑奉命
撫臨一方既期民不告飢歲仍大稔非神默祐之所
致乎又况事神治民吾徒之所當盡者乎肆檄太守
李公大尹卜公胥管度胥訓告力假于民財出于公
因其故而侈大之母懈毋緩二公合謀輦石于山伐
木于林諏日鳩工仆者植之傾者正之撤其壞腐易
之以新工善材良既好既堅自正殿以及東西序凡
若干楹神厨神庫宰牲房凡若干楹外至公館使客
之位靡不畢具飾以丹粉繚以周垣輪奐輝耀傑立
於駢邑之間觀瞻者莫不起敬卜尹圖不泯具事本
末而假予記夫 聖天子在上窮神知化名山之靈
能興雲致雨澤及萬物以作鎮一方神之職也大臣
憂國愛民興廢舉墜而圖惟輯寧者大臣之職也有
民人社稷之寄而能協志畢力不勞于下者守令之
職也茲惟神人俱舉厥職弗容弗書書其事于三年
之十一月落成于是年之六月起工于是年之正月

榮壽堂記

堂作于成化丙申之三月成於戊戌之一月徵記于
是歲之八月高下廣狹咸有定規弗僭弗華寔堅寔

好所以奉親之起居非以輪奐美觀而已親爲誰太
傅會昌孫侯是已作之者誰侯之子錦衣揮使瓚輩
是已侯於歲時令節或休沐之辰危坐于堂中瓚暨
弟姪孫數十人繡衣綵服環列序立席備水陸樂擊
絲竹長者舉觴少者挈壺上百千萬壽歡忻和樂之
意藹然充溢於一堂如是者率以爲常一時達官貴
人學士大夫往往登其堂燕會吟咏莫不嘆曰茲非
太平之人瑞乎古人謂見齒德又盛之美因以知時
和歲豐其斯之謂歟肆呼中書君額其堂曰榮壽夫
榮者得於君也壽者得於天也今夫人老於山林者

有耄期之壽矣而未得乎榮儕於朝列者有軒冕之
榮矣而未得乎壽斯二美不可并侯自宣德初親連
帝室位列公侯總統六師兼司樞府諸子如瓚者或
都閫或萬夫千夫百夫長金緋滿室袍笏盈牀 四
朝皇親如侯者京師第一家不謂之榮可乎夫人百
歲爲上八十次之六十又次之間有躋斯年者或疾
病嬰於中憂患擾於外未足爲壽侯今八秩又四耳
聰目明步履強健飲食如壯時不謂之壽可乎榮且
壽侯具于躬前所謂人瑞豈誣也已噫某嘗泝其所
以壽之自矣蓋侯之祖宗世積仁厚至安國公而發

至 聖烈慈壽皇太后誕育 先帝陰佑今上仁被
邦家而大發其祥降及于僕復以仁承之夫循天理
而無私謂之仁使僕貴而驕非仁也勢而虐非仁也
富而奢非仁也與夫齊家睦族惠鄉黨上為 國家
下為軍民無一而不循乎理無一而或私所以享今
日之榮壽者豈無所自而然哉一本乎仁也夫自今
日以下侯之後日則其榮壽殆如山下出泉愈出而
愈不窮豈他姓轟赫一再世而遂已哉或曰子論榮
壽之自固也子之言其亦有自乎某曰榮本於軻云
仁則榮壽本於孔云仁者壽原自孔孟非鑿空之談

乃誌於堂壁

甲戌同年會記

進士偕升者謂之同年始於隋盛於唐宋至我 朝
尤盛焉同年之會曲江勝特在唐然也聞喜有燕在
宋然也 國朝錫燕恩榮主以元臣公卿執事與焉
進士以次列而同年之大會從茲始繼是面則相親
心則相契自然之氣味合也久而契闊則相率設燕
群聚于一堂坐以齒不以爵燕以情不以文藹然相
得之意洽嗚呼盛哉景泰甲戌科同年者三百五十
人以今歲合內外職會于普恩寺登堂也少長有序

禮節不紊樽俎具陳獻酬交錯舉得以盡款曲綢繆之歡酒半潞州守金澤起告于衆曰人生百年良會幾何今日萃斯文之雅儕同年之好共舉一觴豈易得哉吾輩幸際文明之世獲題黃甲之選自恩榮燕後距今二十餘年矣以今揆昔在宦途者幾何人哉消沉已過半矣與斯會者三十三人不與者尚二百十七人存亡會合皆天數也言之不無感慨雖然盛會難再所以暢達雅情而形容盛時者不可無作也於是咏歌相屬忘形爾汝竟晝而散越翼日金君以語予予觀先正謂以人合而賴以正者朋友是也朋

友彝倫之一若同年者非朋友之謂乎心志自合繼以相就豈杯酒邪古人有千里而命駕者有夢寐而相通者此情也理也今豈可謂無人邪然襟期之好亦未足尚也所貴乎義焉耳善以相益過以相規同襟期于文明之世道德風流有以鼓舞後人而歆仰之不暇於斯會也予深有望於諸公

濟寧州重修東嶽廟記

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爲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也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我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其出於漢

唐而下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聖心之尊於神也。至矣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生物之所用威嚴之所臨神之功被于生人者甚大然而天下郡縣或缺其廟貌則爲長史者慊然不足矧有年穀之祈水旱癘瘥之禱者乎有民社者之致禮於神未爲過也乃濟寧州城內東北隅有廟以祀嶽神歲久而弊天順改元春靜海于君克明來知州事有事于神慨然興嘆曰廟不飭何以安威靈致殊敬眞生人走也奉命官于茲土事顧有重于此者乎於是鳩工市材務欲時舊規有加中作殿五間高三丈三尺有奇深三丈

一尺廣六丈一尺以奉岳神東西廡各十間延袤各一十又二丈八尺以居神之曹吏前爲儀門三間高二丈五有奇深二丈四尺廣三丈九尺以列神之騎從又前臨通衢爲廟門三間不施寸木悉用陶甃成可經久不壞廟門爲牌樓三間以揭廟榜殿左爲子孫祠右爲滄疹祠廟後又爲道士院凡若干楹以奉侍香火咸備以固不勞於民不費於公高敞弘麗足稱觀瞻邦人大悅于君之知所當務可於此卜矣夫東嶽魯之具瞻也廟祠徧天下祀之固以其默鎮一方而况濟寧密邇其間奚爲缺其祀哉興雲致雨利

人生物福善禍淫神之爲也事神治民對越有嚴秉
誠有禱君之職也神有靈而弗召誠無感而不通神
人合而福祿降矣將見濟軍人和歲豐而敬信益篤
也是不惟稱朝廷尊岳神之意亦將以啓後來之君
子登斯廟而庶斯民於無敵焉廟之所係豈細故哉
廟之作也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記於某年
某月

鄒都憲祠堂記

夫君子出而際世於有道孰不欲立功於當時垂名
於不朽然而造物者常若有所禁焉不可必得也此

嘗觀志於功名者視生人之艱急若切於一體憂勤
而愛深朝警而夕念悉心所事然不知人情勞於下
怨譴叢於身功不立名不修矣又有人扶樹善良而
寬不爲縱挫折奸暴而猛不爲苛令行而人愛之政
下而人頌之然感不移時忘不旋踵愛於目前而不
必於既去頌於一時而不必於既久功不傳名不求
矣若乃以國家生民爲己責捍患禦蓄爲所當爲史
書其業人仰其德而功名烜赫乎一世再世而無疑
蓋百不一見焉於此見造物者之於人豈苟然而已
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公時敏嘗巡撫荊州永平

山海諸處去今三十載而公之即世又已久都閩劉君輔爲作祠堂以祀之而徵言于余嗚呼公以三十載之前而尚能感入於三十載既沒之後亦難矣公何以得此於人哉往者北虜犯順騷動編民智者踈謀強者縮勇時或難之而公獨以忠義自許騰擲鷗鵬之力振揚山岳之氣出奇策實倉庫舉將才守要害固城垣精器械以捍禦得孫安集群生而勦延備重之如左右臂當是時公之德望殆不愧所謂社稷臣人安得而忘諸况將炎善嫉惡進賢退不肖足以勉人而勵俗實又有不可泯者傳以有功於民則祀之

公在當時其有功于人如此然則作堂而祀之以報公之功夫誰曰不可而公之芳聲令聞燁燁在人耳目者茲亦百世不朽哉如前所云造物者其殆獨厚于公者乎是固不可不書也公諱來學時敏其字麻城人以春秋登宣德癸丑進士第其入官操履之詳則有翰林學士蕭公錄誌茲不著

大同重脩興雲橋記

直亘于大同城東加渾水之上者興雲橋也舊云御河或以爲御橋歷代以來興而廢廢而興不知其幾至金則有記可徵焉元泰定元年甲子河東連帥圖

綿公始益加脩焉興雲得名自圖綿始前此未有也
時則虞集有記甚悉後四十五年乃我國朝洪武
十三年庚申又嘗脩之然當時主之者亦不過因循
其舊爲之補葺耳規模窄隘君子不能無病焉又九
十七年爲成化十三年丁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兵部侍郎襄城李公公勉奉命撫巡大同閱武郊
外見軍士之涉茲橋擠拶乎弗容而心不釋然者久
之越明年戊戌歲頗熟乃謀諸同事者曰撤而廣之
不亦大有利乎謀之協者僉謂之可或以改作勞民
費財不如且已公勉不爲然而斷無疑志公勉負通

才慷慨有遠畧撫鎮北邊帖然無少警而人之悅之
者甚衆於是指財於公採石於山而工之願樂以趨
事者踵相接始於秋七月庚申訖於十月乙卯其規
模壯麗視昔實陋矣嗚呼凡物之興適有時數茲橋
之大作豈偶然而已哉橋東西亘十有一丈南北闊
三丈爲空者五中高一丈二尺次丈一尺其又次一
丈闊各如之而又翼以欄石柱桁支撐如人立信偉
觀也又明年己亥走使京師徵言夫興大利者事不
憚於暫費負遠圖者動必超於近功橋梁之作君子
所以惠人之不可以已者也公勉總制一方當撫巡

之任而能奮特然之見與遠大之功於軍民之所利固可謂惠人之君子然非有諳事之知決事之勇措事之能則當是時於是事吾恐其遷而不謀謀而不舉舉而無大利益於人者必矣其如惠人何兵民商賈便利無窮公勉之用心蓋乎祀不磨矣總兵都督范公瑾副總兵孫公鈺遊擊將軍都督指揮使李公鎬皆協謀於公勉且贊畫以成其事者也於是乎記

重脩涿州學記

鴻惟我 明治法前古自 天子之國都以至於府於州於縣皆有學凡在宇內英妙之士無問貴介寒

微各以其地而群歸之日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先王仁義詩書之化天覆地載日照月臨生逢斯世一何幸哉涿州去京都西南百二十里土地衍沃山川奇秀而人物稱焉畿內之郡涿寔第一州有學肇於金元有石可徵已 國朝正統丙辰間姑蘇朱公異守是州嘗重脩焉復四十年爲成化丙申商河張公咨亦守是州越月人寬訟簡政用和平乃以學校化本人才政先廟庶弊於歲月堂舍凋於風雨緩其所急迷而不知政不崇教人謂予何衆皆曰然厥謀以定然而大家無小作重器不輕舉欲爲刻

刷更新之制不免區畫積稔之勞於是又三年己亥而工始興暨辛丑秋八月始克成復踰甲子者二嗚呼自計材至畢工凡爲日若干而廟貌崇嚴丹碧炫彩齋堂黜金庖庫門垣規模宏敞咸就爽塏回視前日殊可陋焉大司徒殷君文撫謂曰吾涿名郡茲學既成願子有言以紀其事予不獲辭竊惟學校之設舊矣呻吟咕畢綴緝文辭爲利祿之資豈其意哉蓋人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性其性鑿其氣昏仁或虧於父子義或缺於君臣秉彝不樹聖人憂焉是用設學校以教之而俾復其初然關以詩書成以禮樂而

聯以師儒意亦至矣爲之學者不有所警於教則虛是故朝吟暮誦吾何爲而讀此書索隱鈎玄吾何爲而窮此理俯仰天地之間吾何爲而不愧乎此身力到功深鑿者完昏者徹仁與生孰重於是乎殺身以成仁義與身孰輕於是乎舍生以取義廟堂乎致澤吾君民畎畝乎孝弟吾親長而生順死安綽有餘地斯不負學之所以教教而有造於大成其效博於涿郡首善之地賢豪通士多產於此因記以及之使益知所趨而不忝乎名郡也

重脩大小清河記

維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源出於歷城之趵突泉中匯消瀑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達於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達於海往年舟楫浮於二河商鹽徧於齊諸道水利鮮與為儷自永樂初堙塞不通水失其徑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壞民田廬弗以數計乃成化癸巳冬叅政唐源潔分巡海右言於巡撫都憲牟公曰今二河為患守土諸君子以頻年饑饉民不任勞為辭彼不知救荒之中有可以興利者役民之中有可以濟民者惠而不知為政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疏

河之責其請當之敢告都憲公曰事當豫圖斯無慮豈直二河凡東藩六郡罹水患之處即率屬理之無食之民食而役之庶上下兩得吾知若必能辦此其行無惑源潔遂躬任其責焦勞靡寧擁節甯征相視地形分水工準高下自歷城濤至堰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既通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邑膏腴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內備淺又置瀦水閘防深置減水閘間旁各鑿月河總壘閘二十濬通水路五百二里所役即無食之民當賑濟者每人日給米三升賞錢

若千文民凡百萬七千四百四十名米一萬六千五百
十石錢一百九十八萬四百文復慮倉廩空竭措置
戶口益五萬引俾鬻諸商得銀若干易米以補前米
易錢以補前錢仍以鹽之羨利爲一切傭工造閘之
費是役也財不出於官不取於民而濟青之善利以
完青船入於濟濟船入於張秋東西轉輸之人大稱
曰便以甲午二月始至十月告完厥功既成都憲公
爲疏源實備河之勞於朝公卿大夫罔不稱善某東
人也尤善之自夫洪荒之世天地人並位未嘗理水
事理之自唐虞始以人而任天地之責所謂經理山

川古聖賢第一功也移天時變地力取不窮用不竭
旱不災饑不困萬世之計也缺焉補之乏焉繼之一
方之入纔足一方之出天下之產僅供天下之用國
可靜也可逸也不可動也不可勞也靜以逸固不至
害歛動而勞則難免厚賦一時之計也夫二河之力
本天地自然之利或者以爲窘於堙塞迫於歲饑若
終不能爲者賴都憲公獨知遠覽得於形氣之上源
潔手足沮如出乎拘俗之表預定事機多方設法既
息小清之患并通大清之波二河如一水之周流斯
民歷年荼毒盤剝之苦一旦告除譬之陰霾積月入

方幽鬱豁然爲青天白日而其歡忻鼓舞之情自不能已况於救荒之中克除百年之患以經畫之餘開無窮之利非所謂萬世之計而何哉於乎史曰未事先圖未試先知都憲公有焉語曰可勞而勞因利而利源潔以之彼規規於一時者不足言也爰是濟青父老走書於某曰子職史事茲都憲大叅二公深恩偉績有利於吾藩如此子曷辭文某庸記其凡俾歸刻諸石非徒求二公之盛美亦將以啓夫後之管於斯土者匪曰佞

山東貢士院記

山東重脩貢士院經始於成化癸卯春正月某日以是歲夏五月某日畢功其爲日凡百有二十至公堂明遠樓則因其舊而稍新之受卷彌封贍錄對讀四所分列堂之左右其視舊廣三之一監臨提調監試凡三所咸有序次而供給所則置於堂之東南隅此簾外也簾內考試官校藝有房而增置者又六間東厨五間至於舉子場屋舊嘗以蓆舍爲之乃易以板凡千二百有餘間嗚呼至矣先是巡按監察御史言蔚宗君經以歲將大比詣院視之顧其地隘不易於容衆更欲開廣以事弗獲既而左方伯繩池戴君珙

到不旬日即與謀之戴嘗以老成練事有聲稱聞甚喜焉而按察使當塗端君宏輩又和之乃召其居鄰者平其地直價予再倍得民入馬良等十四家廣八丈五尺袤四丈餘遂成茲舉闢隘而廣易舊而新煥然爲一方人才之壯觀作人之功不其偉哉督其事者濟南通府徐君瑄而工匠力役之衆不書既閱月太經走書京師乞東齊壽光劉君爲之記嘗聞人才之產蓋鍾乎山川之秀而成也則又恒由於君子風聲氣習之所養通天下古今亦然也竊以山東爲古齊魯地山則泰岳川則東海而孔曾孟之遺風餘習萬千載爲不泯漢唐而下名士烈夫產乎其間彬彬可考則夫善觀人者宜以爲何如燕之角荆之幹粉胡之筍吳越之金錫惟產得其地而爲材爲美人何爲獨不然今朝廷設科目以網天下士而士之抱竒負異以人才自命者罔不由科目進况山東雄藩密邇京畿尤非他方比者乎余以重脩貢士院爲諸君作人之盛事既紀其實而因以及齊魯人才之所以盛蓋不爲無本非誇也

榆林衛新建廟學記

成化壬辰春巡撫右副都御史青神余君士英言延

安之榆林地本春秋白翟所居自秦漢至於胡元無所建置入國朝永樂初守臣言此虜賊間出沒焉奏築營寨集軍望守積三二十年來城郭漸多宜於茲建衛置學以宿重兵以訓武胄與成卒之子弟俊秀者俾讀儒書知夫尊君親上之義攘外安內豈非經理邊陲萬世之策哉疏入制可士英乃即城之西隅衛之右面相地爲學宮心畫指授已有定規未幾升秩總制關陝而去丙申春浙右于君大用以右僉都御史繼鎮是土詢謀於衆首舉茲事乃訓百工乃飭五材陶人效勞梓人獻工並手偕作次第告完爰

自大成殿庶靈星戟門文昌之祠脩敬之廳而神之庖庫備矣自明倫堂東西四齋生徒講肄之所燕寢之舍而人之庖廩備矣又於學之西爲射圃爲內外舍以處生徒及有家者周垣若干堵皆黝堊堦墀若干丈皆文石殿若干楹皆金碧聖賢有像祠祭有器凡百制度煥然一新猗歟盛哉抑是役也非少監張公之捐金網戎許公之協力余右都之成始丁僉都之成終何以就此大功非都閩郭榮指揮彭剛鎮撫何英以分董其事何以能二月始九月終即訖工哉一時子弟環覩盛事莫不忻忻然願學衆至數百人

遂禮鄉進士紀溫司教事噫窮邊絕徼學校都鄙乎
可觀固不可無言切惟自昔武衛之教讀孫吳韜略
之書講坐作進退之法挽強引重越騎運槊乃其職
也而乃興文教於武衛者諸君子意豈不曰吾儒之
書文武並寓若易之師出以律否臧凶書之不愆於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詩之是附是肆春秋孔子
夾谷之會禮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執有罪釋奠於學
其書所載則仁義之言見之於用兵則仁義之師至
其所以爲教則孝弟忠信之行也今使武勇之子弟
皆讀儒書明仁義之道脩孝弟忠信之行孰之於平

日用之於緩急知義利之辨得逆順之決識定志堅
見危授命於以親上死長安內攘外雖制挺以撻戎
虜於指顧之間無不可者又豈孫吳武藝之足云哉
功存社稷名震邊陲此建學立師之大驗諸君子合
文武而一之之盛心也諸子弟勉乎哉



